



散文

坚守

■霜儿

达·芬奇究竟怎样营造出了蒙娜丽莎的嘴角模糊和阴影效果，令人隐约感到她在微笑，但仔细看时笑容就消失无踪？

最近有科学家透过 X 光分析，破解了这个谜：整幅画融合了共四十层超薄油彩，而且达·芬奇可能先把油彩涂在手指，再抹在画上。使用如此纤薄的油彩，是营造蒙娜丽莎似有若无笑容的关键，不仅需要极深厚的绘画功力，同时，由于每层颜料都要数月才能风干，估计这种特殊效果可能花了数年时间才能完成。

这是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。我不知道新闻中的“数月”，究竟是几个月，能称得上“数”，最少得三个月吧，以三个月能够风干来计算的话，四十层油彩涂下来，也要用十年。

十年，人生有几个十年呢？用十年来创作一幅画，值得吗？

蒙娜丽莎的微笑成为永恒，这是最好的答案。

“十年磨一剑”，剑才是锋利的，才能够笑傲江湖吧。

十年，这个数字让我想起去年去婺源汪口的俞氏宗祠。

到达这个南宋时期建起的小村时，苍茫的暮色已漫卷而来。走进俞氏宗祠时，有细雨飘落，人不多，可以静静在一种空寂的感觉中品味带着沧桑感的精美雕刻艺术。

进来几个游客，听到导游说：“这是工匠用十年时间，手工磨制而成的。”十年？我不由得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屋顶的两条龙须十分传神，一条直中稍带弯曲，一条一波一折地自然伸展。

十年，一个人有几年美好的十年呢？十年，用石头打磨制作两条龙须，值得吗？

有多少人在此叹为观止？这应该就是答案。

我今天在这里遥想、思考，应该也是答案。

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达·芬奇、工匠用这么久的时间去做一件事？如果没有真正的爱，应该很难这么投入、这么执著吧。

他们的内心应该是坚定的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不会因为看到别人当了官、发了财或是出了名，而轻易地放弃手中的拥有，盲目地跟从旁人。

说到底，坚守这样一份漫长，应该是一种能够坚守自己人生选择的内心力量。

现在许多人似乎很难为什么去坚守了，不要说用十年的时间去画一幅画、去刻两条龙须，能够真正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地把一本书读完，都已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对工作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；对朋友，一餐饭“应付”几个酒场；对感情，忽略过程只要结果、朝三暮四……

什么都想得到的时候，便是什么都难以真正地投入。

轻易得到的，也会轻易地丢弃。

生命中，还是应该有些坚守吧，也许需要付出的时间很漫长，漫长的时间很孤独，也许坚守的结果还是寂静，但总归不会“丧己于物，失性于俗”，总是为自己的心活过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丰盈？



小说

跪在妈妈像前

■雷忠杰

有一年，淮河发大水，我们颍河镇来了很多逃荒要饭的，当时都住在早已废弃的电影院里，其中有一个女人，蓬头垢面，伤痕累累，戴一个柳枝编的帽子，在人群里蹦蹦跳跳的，她原来是一个疯女人。她蹦蹦跳跳地在颍河街上走动的时候，大家都躲开她，都怕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，有时候会有一群小孩前后跟着她，还一起喊，疯子，疯子。

我们颍河镇的人都想把她赶出去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出场了。由于我父亲阶段成分高，一直到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到媳妇，他就把那个疯女子领回家了。父亲给她洗干净，换一身新衣服，我们颍河镇的人都说，还怪漂亮呢！父亲说，一分钱没有花娶个媳妇。别人问，她叫啥名字？父亲说，你看，长得还很齐整，就叫美丽吧，随我姓，王美丽。

王美丽进了家，啥都不会做，我们烧的是地锅，有一次她刷碗，够不到大锅，就爬上锅台。我们颍河镇的锅台都是泥垒的，她一下子就把锅台蹬塌了，害得父亲又和泥重新垒锅台。

父亲说，王美丽，你什么也不会干，拿个布袋拾破烂总会吧。这样，王美丽每天一大早就起来，拿个布袋，拿个槐木棍。父亲说，王美丽，你把这个槐木棍拿着，吓狗，狗要是咬你，你就吓它。王美丽说，中。王美丽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门，拾满一布袋倒回家，还接着去拾。我们颍河镇上拾破烂的就她拾得多，别人要是跟她抢，她不打人家，她打自己，她

用棍敲自己的头，用指甲把自己的脸掐破，别人都被吓跑了，谁也不敢和她抢。

王美丽其实手可巧，来我们颍河镇的第三年，她竟然跟二奶奶学会了织毛衣。父亲说，王美丽织的毛衣，可暖和。

把我生下那一年，王美丽得了严重的月子病，茶饭不进。医生说，也别治了，好不了啦。父亲就把刚满月的我交给二奶奶喂养。王美丽知道了，眼泪哗哗往下流，说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我父亲说，不碍事，你不碍事的。过了半年，她的脸色日渐苍白，她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，就整天呆在床上织毛衣，织了一件又一件。父亲说，歇歇吧。她说，不歇，还是一件一件地织毛衣，她的手被毛线勒了好几道血印子，到了夜里她也不睡，点着煤油灯，织毛衣。一件毛衣她都要织很久、很久，可她仍然织得很认真，不敢丝毫马虎，她把对我的爱全部织进毛衣里了。

二奶奶说，王美丽其实不傻呢，她经常让父亲陪着，深夜去二奶奶家看望我，看我是否睡得好。她总是坐在我床边好久，看着我的脸嘿嘿地笑，有时候还会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脸，还不时给我拉拉被子，生怕我冻着了。

王美丽死于那年深秋，在她的床上摆满了大大小小十八件毛衣，都是她连夜织的。她死后，父亲把她生前唯一的一幅照片放大挂在了堂屋的墙上，那张照片也成了我对母

亲唯一的记忆。

我慢慢长大了，父亲给我起个名字叫丰收，那个时候我们颍河镇正流行丰收牌香烟，八分钱一盒，父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

父亲说，你看，我家的孩子就像个猪娃子一样，拱着拱着就长大了。父亲说这话时，我已十八岁了。

我十八岁时，已上高中三年级了，一个星期天从城里回来，二奶奶把我叫到堂屋里，说，丰收，看看墙上这幅照片，给二奶奶说说她是谁？

我说，是妈妈。

二奶奶就笑了，二奶奶的牙快掉光了，笑起来直跑风。

二奶奶说，丰收，今天是你十八岁生日，过来，二奶奶给你换新衣服。只见二奶奶拿出一件白色的毛衣，厚墩墩的。二奶奶说，把身上的旧毛衣脱掉，换上这个新的。我就把身上的旧毛衣脱掉了，看着二奶奶给我套上新毛衣。

二奶奶给我换上新毛衣，打量我一下，哭了。

我问，二奶奶，你怎么哭了？二奶奶说，每年你过生日，我都会给你换一件新毛衣，这是最后一件了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。

二奶奶还说，这是你妈临死前给你织的，大大小小一共十八件。

二奶奶说，过来，给你妈跪下。

我听了二奶奶的话，对着妈妈的遗像跪了下来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了下来……



碧水泊舟

玉奎 摄



散文

我从那里走过

■刘新月

那是一年暑假，我随家人一起去新疆游玩，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，很长的一段距离，沿途的风景并没有什么美可言：荒凉的戈壁，笔直的白杨，再配上炎炎的烈日，果真是“大漠孤烟直”的荒凉与萧索。但我却不知为什么，让司机把车停下，不顾全车人惊讶的目光，走进这荒凉的戈壁。

沿着戈壁的边缘往前走，身上的汗顺着脸颊滴落在土地上，瞬间被烤干。望着这干涸的土地，心中不免有了疑问，这里，以前会不会是一片美丽的绿洲呢？呆呆地望着远处的白杨，心中的疑惑不断地放大，转过头问新疆土生土长的司机，司机愣了愣笑着说：“也算是

吧！这里，曾经是考古学家的宝呢？”这样的戈壁，是不如热带雨林神秘与危险，也不比沙漠的迷幻与寥落，却有着不一样的感觉和魅力。

罗布泊，一个在一瞬间就消失的城市，无情地控诉着人类对它的无节制的开采与索要。它要让踏入这片土地的人尝到死亡的味道，它要让人类对它敬而远之。没错，至今踏入罗布泊的人无以生还，可它的神秘又像一块磁铁深深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为它沦陷。

而眼前的这块戈壁，若有若无地存在着，用平和的心态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，不渴望人们永远地记住它，只求从它身边路过走过的人

能顺利穿越。

司机还告诉我，这里是有人居住的，房子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地方。我抬起眼，望着远处的石堆，戈壁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的珍贵也被人类索取完了，你也会变得像罗布泊一样吗？

望着眼前的戈壁，它的美，它的沉静，在这一刻的安静气氛中显得尤为和谐。

我从那里走过，走过你的安宁，走过你的美丽，走过你的神秘，望着你和蔼的笑容，思索着你身体下埋藏着的秘密。

戈壁，你的存在给沙漠增添的是一份平和、一份希冀、一份美好。我从那里走过，看到了美丽的你。

久违故乡

■李芳君

我流泪了
流着泪哭着问上帝
什么时候把我的还给我
我要回去
回到我久违的故乡
上帝没有怜惜我
把我推到面容写满沧桑的地方
但我
依旧
勇敢向往
那时唯有的倔强

来生童话

■王国栋

苦涩的笔尖
艰难地吐吐
夜，孤灯影里的离愁
薄如蝉翼的心瓣
遥远的记忆里
折一截母亲深沉的目光
还有那童年的伙伴
家乡的那条小河
流淌着难以忘怀的谎言和思念
招一缕青云
载不尽祝愿
生命之路有蓝天
亦有乌云相伴
几重情与爱的温暖
几多邂逅的期待
让忧和乐，苦共甘
编织在岁月的青藤里
追逐莺鸣在云天
用双手拭亮一个太阳
生命定会绽放清新与自然
于是，
那份回味
那点温馨
就是来生最美的童话

公园偶得

■于进忠

天高气爽秋不凉，
公园飘桂溪水淌。
人头攒动争观景，
互不相识也打量。
膘肥裸肩福媚女，
时常摆腰拽衣裳。
怀抱困困惬意走，
不知是孙是几郎。

老街

■张轩堂

那弯弯曲曲的老街，
悠长，悠长；
那长满青苔的老城墙，
鲜亮，鲜亮。

老街的长巷里，
留下一座座破旧的老屋；
古屋的房间里，
一个个或温馨或凄美的故事传唱。

细雨蒙蒙的老街，
油纸伞下映出靓丽的身影；
那纤细温柔的脚步，
迈向毁灭，迈向灭亡。

街头的叫卖声，
仍在耳畔回响；
成串成串的糖葫芦，
至今还甜在一代代人的心坎上。

老街不老，老街越变越靓，
高高的梧桐荫都在老街两旁；
老街已成为历史陈迹
替代的是一幢幢现代化的楼房！